



教培减速 毕业生转身

实习生 卢思薇 郭艺博

告别

毕业后不到两周，陈琳收到离职的通知。她在2021年春季招聘中和一家线上教育机构签下劳动合同意向书，但是7月13日，刚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门口完成本科毕业的拨穗仪式，7月26日，她收到了离职的通知。从毕业到失业，前后不过13天。

过去这几个月就像一场梦，现在是碎到不知从何捡起。陈琳说。她入职这家线上教育机构，是靠朋友的内推。朋友在2020年秋招的时候加入了这家风头正盛的在线教育公司。美好，对方用这个词向陈琳概括自己在这家教培企业的工作。

某种意义上，朋友说的没有错，那称得上是教培最巅峰，也同样最为癫狂的年份。2020年，教培行业到达顶峰。疫情破开了线上教育的需求豁口，整个市场加速渗透，不断扩大。根据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发布的《中国K12在线教育市场调研发及用户消费行为报告》，K12教育行业的渗透率于2020年3月达到85%的峰值。课题组预测，2022年K12教育行业的渗透率预计能突破55%。

行业快速扩张，让从业人员的需求不断扩大。陈琳还记得初入公司实习时，办公室的座位不断在调换，因为每天都有人在加入。隔壁工位的同事和陈琳聊天，说起自己入职时，从简历投出去到最后拿到正式录取通知，前后只用了3天。

揽人的同时，教培行业将入门槛逐渐抬升，名校毕业生成为香饽饽。

他们需要名校名师，帮他们打响招牌。面试时，教培机构的人力资源告诉陈琳，她所参加的校招计划基本只招来自清华北大的学生。除此之外，只有如北外的英语专业或者北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，才可能获得入围机会。

郭豪是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学生。他还记得2020年秋招时候的场景，新东方、好未来、高斯 教培机构排着队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宣讲会。他当时扫了一下别人的简历，中文系的硕士、物理学院的博士、曾经的数学竞赛获奖者 一张张被写得满满当当的纸堆叠在人力资源的案头。

名校招牌带来的是高额底薪。一年保底60万元，这是人力资源给陈琳开出的薪资。中信证券于2020年2月发布的《在线K12课外辅导行业专题报告》中统计，主讲教师薪酬水平普遍高于18万元一年，薪资20万-40万元一年的居多。甚至不止在职员工，实习生也待遇优厚。郑希是北京2020级的硕士毕业生，2020年春以管培生的身份在某教培机构实习。疫情影响，公司让她在家里看教师培训视频，听机构开的报告会。当时我就把培训视频开着在那儿放，公司就能给我开出每月5000元的实习工资。郑希觉得疯狂，公司不是有钱没处花，要烧着玩。

事实上，那时教培行业确实受资本青睐。据媒体报道，截至2020年12月，当年投入教培行业的资金已超500亿元。就在当年最后一个月，作业帮E+轮融资超过16亿美元，好未来定增33亿美元 来自名校的讲师收获了底薪高昂的劳务合同，有人转行跳槽来做中台运营，用3个月赚到了前一份职位两年才能挣到的钱。

而现在，教培行业大量裁员。这一届进入教培的毕业生，由此面临新的职业选择。

高薪

教培曾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。一家招聘网站发布的《2019教育培训行业教师从业者大数据报告》显示，教培行业本科和硕士学历从业者占比分别为59.52%、33.12%。从年龄层看，25-30岁年龄段的从业者占比达到41%。某家在线教育企业的校招计划自2020年推出以来，在顶尖学府招了近70名应届毕业生。

高薪是吸引毕业生的重要因素。有一家在线教育的企业打出过 将心注入，全力以赴 的口号。但在校招生的聚会中，同龄人会互相打趣：你为什么来公司，是为了将心注入？是为了保底年薪60



2015年5月26日，河南省安阳市，一栋商业楼的窗户上挂满了辅导班的广告。

(资料图片)视觉中国供图

万元吧。

这种高薪建立在对你青春的消耗。曾经作为某教育培训机构管培生的郑希说。有毕业生自嘲说，进入教培行业是 恰烂钱（恰，网络流行语，出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方言 吃 作者注）。郑希觉得 烂钱 烂 在你得不到太多的提升。

当时她负责教培机构小升初的语文衔接班，她本以为自己需要购置小六教材和初中课本，但她的同事告诉她，只需要按照讲义去 磨课 就好。换句话说，主讲教师只需要根据教培机构发放的这份讲义反复推敲试讲。讲义内容事无巨细，老师在其中几年没有钻研和发挥的空间。所有老师讲的都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可能只有老师们讲的段子。郑希说。

教培行业中的老师需要使出浑身解数让学生喜欢你，进而让学生能够继续报下一期教师的课程，提升个人的续班率。行业将其称为 表现力。郑希在表现力培训的课堂上被 刷新三观，她的培训老师建议，可以用屎尿屁的笑话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。

与续班率相配套的，是教培行业由上而下的营销逻辑。有企业的营销费用在一年内涨了7倍。而销售逻辑推导到员工身上，那就是推课、卖课。

陈琳在教培机构 磨 的第一门课就是以 推课 为最终目的。在这门一个半小时的课堂上，她需要用至少30分钟的时间进行课程推销。每次练课到最后的半小时，她的语速和神情会显得不自然。郑希参加了公司教研部的会议，负责人提出要进行 学科三板斧 的改革，具体操作是让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推荐语文老师，在语文课堂上去推销机构的英语班。公司要求郭豪每天和家长联系，保证学生能够顺利续课。 有同事会给家长打电话，然后提续报的事。我做不到，很多时候就是发条微信。续报目的性太强，对着电话那头的家长，郭豪话到嘴边，停住了。

陈琳还记得当时提交毕业论文的时候，导师问她毕业去向。陈琳发现，自己没办法把公司的名字报出来，只能模糊地说 教育行业。导师又问：公立校还是私立校？陈琳沉默了。

退路

和很多进入教培行业的应届毕业生一样，陈琳最初没有把这条路纳入自己的人生选项之中。

在此之前，她想成为一名综艺制片人。大二那年暑假，她获得了到某顶尖综艺制作公司实习的机会，然而现实与她的设想完全相反。我分配到的任务就是将韩国综艺里面的各种游戏、桥段记录下

来。那年暑假，她电脑里存了近60部的韩国综艺影片源，你在里面没有价值，你的所有想法、点子，他们是不会看的，他们只需要你像流水线工人一样完成桥段的搬运。在团队领导将自己熬夜原创的文案用在桌面上，尖着嗓子叫 你们是猪吧 的时候，陈琳在心里默念 梦想已死。她重新开始尝试提绩点，保研，继续读书。

但事情发展依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顺利。大三下学期的暑假，她被告知由于没有完成必修课程的学分，无法获得推免资格。保研失败了。并不乐观的疫情状况以及仍旧紧张的中美关系，也打消了陈琳出国的念头。家人会时常打来电话，一边责备女儿没能在保研期间多做一手准备，一边是催促女儿把考研提上日程，在家人看来，研究生才能成为就业市场的 硬通货。那个时候节点，考研好像也来不及了，陈琳整个人蒙了，按照她自己的话说，她 平躺了小半年。迷茫、挣扎成为了这一时期陈琳心中的高频词，她挤出了原本明晰、可知的赛道。

2021年4月，进入教培机构让陈琳暂时地结束了迷茫期。能挣钱是一个因素，陈琳告诉记者，但更重要的是让我感觉我在做一件事情。签完意向书后，陈琳参加了公司的岗前培训，投入到讲课、做卷子、分析试题中去。

我还给初中语文的作用类题总结出了一套口诀，陈琳用了一周不到的时间将《五年中考三年模拟》刷完了，比我自己中考的时候还要认真。这是她久违的状态，生活像是有了抓手，虽然现在看回去觉得没啥实际意义，因为这东西总结也没啥意义，但当时自己觉得每天都过得好充实。早上开完例会，陈琳会进到直播间听课、讲题。直播间隔音效果很好，它隔掉了外面的杂音，也暂时性地隔掉陈琳的迷茫与焦虑。

郭豪也是在自己的迷茫期撞见了教培行业。在走入教培企业校招宣讲会前，郭豪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。考公和考研存在很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，其他行业要么是和自己的专业不匹配，要么是薪资不合适。这样算下来，顶着学校招牌就能去，且动辄几十万元起薪的教培行业是一个合算的选择。

7月2日，没等到学校的毕业典礼，郭豪就赶到教培机构开始暑期一期课程的讲授。机构的业绩提成按照开班次数计算，如果不赶着第一期，这个暑假他将少掉至少三分之一的工资。他需要尽快开课，因为他知道，这份底薪50万元的工作能让自己在回拒家长对于考研、考公的催促时，多一分底气；同时也能说服自己 看，我接受这么多年的教育，还是能在金钱上看到回报的。

我肯定不会久待。郭豪把教培这个来钱快门槛低的行业当做 临时避难所，北大本科的身份能够



2014年12月18日，2015年北京地区应届毕业生专场供需见面、双向选择招聘会上，求职者在教师岗位招聘展台咨询。(资料图片)视觉中国供图

先让自己在里面过上不错的一两年。

未来

7月24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 双减 政策)。那天是周六，按照主讲培养要求，陈琳需要参与公司课程培训。同事在课程进行中看到了 双减 政策的发布。会议厅里出现骚动，同事间不断议论，有人对着政策读其中的关键词句 坚决防止 从严治理 3年内成效显著；有人和同事坦陈，自己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做好了抽身的打算，在不断向其他公司投递简历；给他们讲课培训的老师看到政策后，脸一下就黑了，陈琳形容。

陈琳对此并非全无预料。在她看来，规范教培行业的声音从未停止。在陈琳签下意向书的前，今年全国两会上，义务教育阶段课外培训存在的问题就引起关注。6月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，面向教培行业进行管理。资本更早地嗅到了这一变化，二级市场中，去年暴涨的教育企业市值纷纷缩水，当中，好未来市值由5月中旬的314.3亿美元缩水至7月初的150.9亿美元。

双减 政策出台前一晚11点左右，陈琳的朋友下班到工位领东西，她看到工位上有一台电脑屏幕还亮着，工位上一个男人躺在转椅上，思考自己的未来，他反问陈琳的朋友：你难道不迷茫自己的未来吗？他是2020届北大数院毕业的学生，入职担任初中数学讲师两年，绩效指标一直排在初中主讲教师的首位。

7月13日陈琳拿到毕业证，毕业一周后她拿到了正式合同。按照安排，她将在7月26日周一进行 磨课，公司安排了一名资深的万人主讲给她点评。她特意去了趟理发店，做了个护理，希望正式讲讲的这一天能够有好的形象。但就在准备试讲的当天，陈琳被告知自己被优化了。

教培60万元养刁了我的胃口，被 优化 后，陈琳和一位同行谈到了未来计划，对方抱怨现在重新再找工作的过程让自己很暴躁，因为怎么看工资都好低。教培行业让我无法对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价值有一个清醒的认知。陈琳身边也有朋友选择了本科就业，但无论是互联网、公务员、传媒 没有一个行业能让一刚毕业的大学生获得如此高的报酬：就连搞金融的，你第一年也不一定拿到这么多钱。

陈琳本来还期待着自己能成为明星讲师，在教培行业的逻辑中，万人讲师是所有入行者的终极目标，他们可能一年赚几百万元。不过现在，一切清零。

沈源是在2019年进入教培行业的，高薪是她动心的原因。两年内，沈源被裁员两次，但薪资却不断抬升，在再次被裁之前，她的月薪已经从第一份工作的6000元涨到了1.6万元。当时很多朋友都羡慕我能赚这么多钱。

如今教培行业泡沫挤出，沈源自嘲：我竟然真的以为自己年纪轻轻就能赚那么多钱。

陈琳家人给她打了电话，让她赶紧准备雅思考试，能赶上明年申请季节。郭豪还没有接到被辞退的通知，但他感觉到，能到手的工资越来越少，拿不到高薪就有违我入行的初心了。他打算带完这期课就离职，但离职之后呢？找工作吗？他好像还没想好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陈琳、郭豪、郑希、沈源为化名)

□ 杨杰

谁能料到，互联网大厂工牌已成为一些年轻人的尊贵标识，是不愿脱掉的第二层皮肤。

有人进地铁前小心地将工牌带子捋正，确保logo朝外；有人去风景区旅游也不摘下这块 奖牌，还有高职级的大厂员工喜欢戴着工牌去酒吧，据说更容易和别人搭讪。网友嘴损，调侃说大厂工牌能直接从ATM上取钱；见丈母娘当场掏出工牌能免彩礼。

大厂在求职鄙视链里正冲击顶端。以往，皇冠上的明珠常被金融、咨询公司牢牢攥在手里。过去十年，快消、房地产等都曾各领风骚数年，如今这风头当之无愧属于互联网。

一个毕业生未必叫得出能源、制造、化工、服务这一系列行业顶尖企业的名字，但对于互联网的头部公司，他们却熟知如数语、各种事业部的亲疏，连几号食堂好吃都了然于胸。

别说年轻人，就连十八线县城的爹妈听说说进了大厂，都觉得光宗耀祖。不得不说，大厂们在下沉市场的美誉度传播极快。十年前，你要说自己去了互联网企业，爸妈还在担心是不是诈骗公司。

有句话说：90后想进互联网大厂的样子，像极了60后渴望进国企的样子。五六十年前进工厂走后门要送 烟酒茶糖；现在，想进互联网大厂的 捷徑 都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，毕竟市场经济。

1998年冲刺大厂offer，三四万元获得内推机会，高价大厂求职私教还能教你面试综合能力提升、保姆式 求职跟进。也有教你刷题的，7天掌握算法面试必考知识点。

简历优化师会告诉你格式排版没那么重要，项目成果一定要量化！量化！量化！如果你上一份工作也在大厂，那么老东家的名号值得在简历上加大加粗，后面最好跟着主导了某某大项目。为了进大厂，有人在简历上写自己曾连续加班45天。

实习倒贴钱，毕业生们说 不亏不亏。走进大厂办公楼，连空气味道都与众不同。打开短信邀约，用身份证感应登记，拿到一张二维码门禁贴片，再看看电梯里挂着工牌的精英们，应聘者很难不流下羡慕的泪水。

在各种社区应用上，晒大厂工作已经是吸流量的利器，是获得社交地位的保证。个人简介里一旦有大厂的名号，粉丝增长轻轻松松，发言都变得掷地有声。还有在约会上网站上标注自己来自 厂的，像名校的毕业证一样，很不得文在身上。

怪不得有人买高仿的大厂工牌，假装自己拿到了offer，就这也有人在底下卑微地吸欧气。

一个奇特的画面出现了：年轻人一面反思加班文化，一面渴望获得大厂 爱的号码牌。

许多人面试的时候说是改变世界、建设火星，坐在工位上发现干的是劳动密集型工作，低端重复，以下班为耻，除了写周报外别无所长。某职场社交平台发布的《人才吸引力报告2020》显示，在工作幸福感方面，互联网人幸福度排名倒数。

但有人说，996是暂时的，镀金效果却是一生的。大厂进可当跳板，退可加光环。在大厂能学到千锤百炼的产品方法论和标准化的流程，遇到优秀同事的几率更高，而且拿到大厂的offer，本身就是对自己能力的背书。当然最重要的一点，大厂给钱多。

但一个社会的年轻人无一窝蜂地进厂，总让人觉得不安。按说现在大厂的人才密度前所未有地高，但却没几个推陈出新的产品。

大厂办公楼越来越高，食堂饭菜越来越香，等级也越来越森严，人也越来越像工具。凯恩斯当初预言，到了21世纪，员工每周工作15个小时，现在看来，一天就超额了。

一个社会总有人甘心做螺丝钉，也要有人去制作新的机器。不得不承认，大部分毕业生踏入社会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跟风进厂是一种轻松的选择。但年轻时的 轻松选择 都在暗地里标好了价格。

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詹姆斯·苏兹曼写过一本书叫《工作的意义》，在人类历史上95%的时间里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，将工作置于近乎主宰的位置。虽然我们费尽心力通过工作寻找快乐的意义和目的，但是早在原始社会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过上了工作时长远少于现在，但是足够充裕且闲暇的生活。

詹姆斯·苏兹曼并非倡导我们回归原始社会，而是希望能够以 富足的原始社会祖先为借鉴，思考人之所以为人，而不是工具的意义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机器人完全代替人做重复性的工作，人类就不得不思考该做些什么才能更有价值。

回到开头，有一说一，员工永久佩戴工牌，许多纯粹是忘了摘、方便回去加班，不一定是在凡尔赛。

图片新闻

另一种 奥运会

当地时间2021年8月7日，叙利亚北部城市Fuua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孩子们在当地参加一个2020小型奥运会，他们用废弃床垫制成跳高垫子。当地这些孩子依靠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援助生活。(资料图片)视觉中国供图

